

【编者按】

9月7日-9日省委宣传部、省网信办组织35名省内媒体两微一端(微博、微信、客户端)编辑、网络知名人士和部分知名微信公众号运营人员在儋州进行为期三天的体验采风活动,刊发了大量文章和图片,活动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本报今起选登部分文章,以飨读者。

遥忆东坡：

问汝平生功业 黄州惠州儋州

■ 君傲

儋州那些事

■ 史盛东

政治上,苏东坡是保守派,却不是政治家;文学上,苏东坡是一代文豪,却不是一颗情种。从初入官场时的春风得意马蹄疾到三贬左迁的苟余心之端直今,虽僻远其何伤?苏东坡三起三落的仕途最后以惨淡收场告终。相比于其政治生命的“风餐露宿”,苏东坡的文学造诣确实有其独步天下之处,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也奠定了他不可替代的文坛地位。

和诗仙李白的官场失意,文坛得意一样,不同的是苏东坡不是李白,他没有李白的不恋仕途,虽然苏东坡也不坠青云之志,但他却比李白更重视官场,无论远至黄州、惠州或是儋州,只要朝廷诏令一下便“归心似箭”般鞠躬尽瘁。

黄州、惠州和儋州这三个地理位置见证了苏东坡文学成就的巅峰。为宋庭殚精竭虑的苏东坡至死才悟得其功名不在庙堂之上,在即将走完人生第六十五载春秋之时,苏东坡才发觉其功业正是在被贬滴半生的江湖之远,最后由衷地对自己发问:“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粉丝众多的文坛大V

北宋假武修文,社会氛围轻松和各阶层对文学艺术的重视,都使得宋朝文化繁荣昌盛,自盛唐后迎来第二个文艺创作井喷期。宋词与唐诗比肩齐高,宋词中又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派和以苏轼为代表的豪放派作品闻名于世,可谓拥趸无数。独领两宋文坛风骚的当属苏东坡,在质与量上都是他人难望其项背的。苏东坡的作品想象瑰奇、气势磅礴,文风恣肆汪洋。诗、词、赋、散文均冠绝古今,书画自成一派,甚至于美食也有独到研究,可谓全才。史载,每有新作问世便洛阳纸贵,人们无不以拥有其佳作为炫耀资本。即便身陷“乌台诗案”泥沼时,仍有众多粉丝乃至地方官吏甘冒风险,不惜重金求购收藏他的诗词书法。

苏东坡的名气不单止于宇内,更是扬名海外。史料记载,交趾国(今越南)的一位王子和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王仰慕苏东坡的程度更是令人咂舌,除了重金收购字画之外,还特意派遣侍从至大宋境内服侍苏东坡。在其仙逝后,华夏悲恸,北至辽国契丹,东抵高丽日本等国文人雅士无不涕泗横流、如丧考妣。苏东坡粉丝之多,作品影响力之大,确实举世罕见,即便如今的网络大V恐怕也望尘莫及,可谓是古今文坛当之无愧的大V。

永铭岭南史册

绍圣元年(1094年),苏东坡再度被贬,安置于惠州(今广东惠阳)。年近六旬的苏东坡星夜兼程赶往贬所,受到了岭南百姓热情的欢迎。在惠州,苏东坡为修堤疏浚不惜用皇帝的赏赐物筹措资金。

四年后,苏东坡被贬到了微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市)。“不以己悲”的他把儋州当作第二故乡,言之:“我本儋耳氏,寄生西蜀州”。他于此处兴办学堂,介学风。在苏东坡到达琼州前的宋代100多年国祚里,海南未曾有人进士及第,但苏东坡北归不久,海南的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东坡为他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海南人一直把苏东坡当做儋州文化的拓荒者,对他怀有深切的崇敬,儋州至今还流传着许许多多有着“东坡烙印”的东西: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帽等等,当地还有一种方言被称作“东坡话”。

苏东坡的海南情

苏东坡作为文豪家喻户晓,作为吃货,也是妇孺皆知,自创的“宏志

鸡”、“东坡肉”、“烤羊脊”等风味美食,风靡全国,流传千年不衰。哪怕是被贬至儋州,他的美食天分非但没有因环境艰难而消减反却取得了质的升华。他创作关于美食的美文,现在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海南四面环海,海鲜众多,海鲜是海南人的一道家常菜。一天,渔民给苏东坡送来了许多生蚝,苏东坡特地研制“两吃”法:一是把生蚝肉与浆加上水与酒一起煮;二是取蚝肉烧烤,熟后随口下咽。还美言道:“食之甚美,未始有也。”(《食蚝》)为此还诙谐地告诫其子苏过说,生蚝美味不可乱说,生怕北方的君子们知道后,都争着要求贬滴到海南来抢自己的美食。《老饕赋》可以说是苏东坡美食谱的总结升华,关于如何烹饪出美食,《老饕赋》中给出了答案:厨师、选材、烹煮、调味等缺一不可,其中论道精妙,苏东坡果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吃货一枚。

生平最后一问

苏东坡生性豁达豪迈,照理说这样的人,本应福禄两全,前途光明才对。然而不然,他的后半生大多在贬滴迁徙中度过,他的人生是最令人扼腕叹息的一场悲剧。如果说其他文士的运蹇多故多半因性情缺陷,而苏东坡的悲剧则是由于性情无缺,不见容于官场污浊,正是这种刚蹇有守、九死不悔的人格,决定了他悲剧的一生。

苏东坡还以《贾谊论》来探讨贾谊的非正常死亡,苏东坡直陈贾谊之死,非因梁怀王意外,而是他本人气量太小、愤怒过大。苏东坡认为,贾谊不必如此,才华横溢之人,如被欣赏并重用固然是好,如怀才不遇,可以慢慢等待机会。即使至死未等来“戈多”,即天命如此,“不应有恨”。正所谓,得之我幸,不得我亦不哀。这种随遇而安使得苏东坡哪怕被贬至天涯海角也能做到宠辱偕忘。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何等豪迈的前半句,又是何等讥讽的后半句,其中壮士暮年、美人迟暮的悲怆迸发于字里行间,这是一代文豪的流于人世间最后岁月的“天问”和“自问”。

徽宗即位,苏东坡被调潮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四月(1100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狂笑一声,长叹一声,快活一生,悲哀一生。在六十五岁的苏东坡朦胧的眼神里,尽是他二十五岁少年狂时的意气风发。在即将告别眷恋又失望的人世间前,他最后仍不舍地问上苍一句,问祖上一句,问自己一句: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原文有删节)

▲东坡书院内的东坡居士塑雕。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儋州千年盐田。本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儋州千年盐田：阳光与海的结晶

■ 邓钰

重复的乏味,机械的轮回,便是城市朝九晚五的生活节奏。

生活被束缚久了,便渴望走进某个小镇、某个村庄,让心情晒晒太阳。一提到美丽村镇,人们脑子里总会想起乌镇、宏村,但就在海南儋州,也有那么一处,它是海南儋州盐丁村。

当灿烂阳光与苍蓝海水邂逅,会有怎样的奇妙景象?

盐丁村是个背靠大海的小村落,村民们靠海吃海,所有喜乐安康都有大海的印记。在浩瀚大海旁,有片1000多亩的古盐田,那是村民们与海的羁绊,盐田从宋代延续至今已有千年历史。盐田中层层叠叠的石硯长成了大地的纹理,在绵长的时光中,静静孕育着阳光与海的结晶。

当地的村民介绍,村子里共有两百多户人家,一千余名人口。祖上从福建莆田而来,祖祖辈辈生存在这里,常年以做盐为生。虽然近年来,村民们的谋生方式已逐渐转向捕捞业与外出务工,但做盐的手艺仍在家家户户中延续。

不同于“煮海为盐”的古旧方法,村民们开辟盐田,利用太阳和风力的蒸发作用,将海水晒制成盐。盐田的制盐工序古老、原始、独特。盐巴是用经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浇浇上海水过滤成卤水后,在玄武岩硯式石盐槽上晒成。生产出的盐巴白如雪,细如棉,咸味适中纯正,不带苦味,具有纯天然、无杂质、颗粒小、可直接食用等特点。

由于当地近日暴雨的缘故,未能在古盐田看到晒盐场景,虽略为遗憾,但漫步古盐田,也别有一番景致。古旧的石砖房坐落其间,和村民们搁浅在岸上的老渔船相映成趣。油绿的仙人掌点缀在白色晶莹的沙滩上,四周是浩淼隽美的大海,层层碧波冲刷着沿岸黑色的礁石和银白的沙滩,映衬出简约灵秀的美。

此外,盐丁村沿途风景秀丽,分布着总面积约500亩的红树林,翠林碧波,美不胜收。如今,这片古老的盐田,已经成为四面八方的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游览、摄影创作的好地方。

儋州“铁匠村”：百万富豪云集

■ 孙碧玉

在海南儋州市木棠镇,有这么一个村,所有人都姓李,取名北岸李村。后因土地贫瘠,十年九旱,铁匠村人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习得打铁技艺,归来世代相传,逐步发展成“户户有高炉、人人会打铁”,“铁匠村”的村名由此而来。

上世纪80年代,由于打铁业逐渐被现代科技所淘汰,铁匠人开始探索新的发展历程。铁匠人放下了笨重的锤头钳子,购置了轻便、效率更高的小型加工机械,从此开始加工牛角等工艺品。如今铁匠村家家户户加工花梨木为主,同时开发贝壳、海柳等工艺品的局面,产品畅销全国各大城市,百万富翁遍布村庄。

据了解,目前铁匠村有300多户加工作坊,2100多人靠制作、销售手工艺品致富。2014年全村GDP总量突破3.7亿元,仅花梨木产业一项就占到93%以上。目前21个海南黄花梨工艺品商铺已投入营业,预计今年仅在铁匠村内的总销售额将达2000万元以上,并且这一数据有望逐年提高。今天的铁匠村已成为儋州市发展“一村一品”经济模式的领头羊。如今的铁匠村家家有作坊,人人会手艺,全村的手工艺品年产值超过1.3亿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村。

在走访铁匠村的过程中,笔者了解到,村民制作的手工艺品,有的送到海口古玩市场,批发给商家;有的每逢周五、六、日在古玩市场摆地摊直接销售;也有凭借自己的人际关系,做订单式的销售;还有的在村里开起了小店,一边制作,一边售卖。近年来,铁匠村渐渐小有名气,吸引了众多名贵木品爱好者慕名而来。

出生在打铁世家的李良英从小便一直跟着父亲学习打铁技艺,而他也是铁匠村最先转型的人,他的成功致富让全村人也把目光投向名贵木加工销售产业。在回忆起转型的初期,李良英感慨颇多,“刚开始转型的时候就我一个人,接到订单后没日没夜的赶工,那个时候是最辛苦的时候,还好我也坚持下来了。”说起这段往事,李良英一阵感慨。

而如今的李良英已在海口拥有自己的花梨工艺品店,二哥和他在村里也办起了作坊,年产值均达100多万元,3人先后盖起了楼房,兄弟三人都成为了铁匠村木制品加工行业的佼佼者。

在李良英的家庭小作坊“良木阁店”里,记者看到了许多精心加工制作出来的花梨手链、座垫、茶壶、枕头及其各式各样的雕刻产品,它们都被整齐地码放在展示的柜子里,做工精美细致。据李良英介绍,在接到订单后,他会交给亲戚、朋友来加工,同时也会请村民们来帮忙。此外,在他的店里还有“私人订制”业务,即按照客人的要求,将原材料雕刻加工成其想要的成品。李良英说,虽然住在村里,但信息不能闭塞,得开阔眼界,不断学习,才能走得更远。

中和古镇：穿越千年的风华

■ 周宏伟

走进中和古镇,我的心是充满好奇和敬畏的。尽管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选择这么一个偏僻的小镇作为社会考察的对象,但是来过之后便明白了此行的好处了——中和古镇正在消失,说不定几年之后就找不到一点古镇的痕迹了。上网搜索了一下古镇的资料,发现古镇还是有很多地方可圈可点的历史价值。中和镇历史悠久,它所在的儋州早在约公元前100年就设置了儋耳郡。600多年后的梁大同年间(公元546年),巾帼英雄冼太夫人渡海收复海南,驻军在儋耳郡治南滩浦(现儋州旧州坡)。这年因灾荒困扰,冼太夫人决定将郡治从南滩浦迁移至美丽富饶的宜伦河畔,从此开启了中和古镇长达1300多年的“州城”历史。

悠久的州城历史给中和镇创造了众多的文化古迹,据相关资料表明,中和镇现保存着城垣、州治、书院、庙宇、庵堂、井泉、街巷、石塔等十三处古迹,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处,市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十处,这对一个小镇来说,是弥足珍贵的。难怪上世纪六十年代郭沫若先生视察古镇时要写下“儋耳古镇古迹多”的诗句。

在内地,以周庄、同里、乌镇等为代表的江南水乡古镇吸引了无数游人前往观光,而中和古镇的历史文化底蕴丝毫不比几大水乡古镇逊色。按理说,这是很好的旅游资源,不仅应该吸引众多的游客前往探寻古迹,政府也应该大力保护和开发这个稀有的旅游资源。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古镇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开发,而且,面对现代生活的冲击,许多居民正在陆续拆掉原有的建筑,而代之以现代化的楼房。

在仍然保留着青石板街的复兴街,这条百来米长的老街,是中和古镇的代表性牌楼街道,如今,一座座老建筑正在萧条、消失,刺眼的外表光鲜的现代建筑正在逐年吞噬着老街的肌体。古建筑现在保存相对完好的已不多见。在门牌为复兴街09号一座老建筑门口,我们驻足良久。在征得主人同意后,我们拍摄了照片,并进门

参观了一遍。

房子的主人姓蔡,据他说,这些房子过去都是商号,前面的结构都保持了原有的样子,只是大门做了修整。老房子的巷子很深,大约有三进,前面连着青石板老街,后面连着市场。铺面和卧室等在前面两进,后面一进是洗漱、做饭和养猪的地方。居住的条件不是很好,猪圈发出的气味对外人来说相当刺鼻。主人介绍说,房子没有厕所,房子后面刚刚兴建了公共厕所,不过风格与这些老房子大相径庭。

走出蔡家老房子,我们和坐在门口的女人们聊了起来。她们说,谁不想住得舒适些,但是他们没有钱翻建新房,只能继续住下去。言下之意,如果有钱,这些老房子也早就拆掉了。我们安慰他们说,这些老房子是个宝,不能随便拆了,要保护好,以后政府会重视保护的。但是我们心里清楚,这些老房子已经经不起等待了。

从改善生活来说,确实应该让这些居民住上舒适的好房子,但是从历史古

迹的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的角度而言,我们庆幸这里的交通不便和穷困推迟了走向现代文明的步伐,为世人保留了珍贵的历史遗存,让后人有机会了解中和镇曾经拥有的辉煌。

在老街上徜徉,我感到时光倒流,除了牌楼街,还有东风街的那些理发店、药店等都保持了至少是上世纪的风貌,让人似乎穿越了时空,回到了从前。我也分明看到了孩童的纯真的笑脸,感受到了在门口闲坐的老人们心灵的平静,也从一些打量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眼神里看到了对镇外世界的好奇……供奉巾帼英雄冼太夫人的庙宇是小镇保护最好的历史古迹之一,从这里我们也分明感受到了当地人们的精神寄托和民间精神文化的传承脉络。

虽然古镇的古迹很多,但天色已晚,我们在较短的时间里无法一一拜访。离开中和古镇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无限感慨和惋惜之情,也不知等到交通便利后再来拜访时,现在见到的这些风貌还能不能依旧?



中和镇武定门古城墙。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